

西子情

作品

粉妆夺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西子情

作品

粉妝奪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粉妆夺谋 / 西子情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7
ISBN 978-7-5596-0516-0

I. ①粉… II. ①西…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2657号

粉妆夺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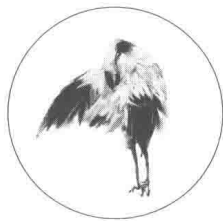
作 者: 西子情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红 徐秀琴
封面设计: VIOLET
内文排版: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88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4.5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516-0
定价: 3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 楔子 | 001
- 第一章 赐婚风波 | 005
- 第二章 苏府小姐 | 015
- 第三章 凤驾拦截 | 024
- 第四章 金口玉言 | 033
- 第五章 不嫁也罢 | 042
- 第六章 山林偶遇 | 052
- 第七章 赠紫木草 | 062
- 第八章 性子养歪 | 072
- 第九章 东湖画舫 | 081
-
- 第十章 东宫背后 | 092
- 第十一章 因色忘智 | 102
- 第十二章 马下救人 | 112
- 第十三章 凤阳少主 | 123
- 第十四章 秘密护送 | 133
- 第十五章 深夜入宫 | 143
- 第十六章 熟门熟路 | 156
- 第十七章 不解风情 | 166
- 第十八章 借酒装醉 | 176
- 第十九章 痴心妄想 | 185



第二十章	太子中毒 194	第三十章	定情信物 286
第二十一章	明暗彻查 203	第三十一章	知情知趣 296
第二十二章	登门请人 206	第三十二章	淫词艳曲 307
第二十三章	举世无双 209	第三十三章	随心所欲 318
第二十四章	天下第一 220	第三十四章	出了大事 327
第二十五章	好大口气 231	第三十五章	迷雾重重 338
第二十六章	择一而选 242	第三十六章	急闯城门 349
第二十七章	跪求许婚 253	第三十七章	只念一人 360
第二十八章	相约乞巧 264	第三十八章	深夜入宫 371
第二十九章	同游夜市 275	第三十九章	一直陪着 379

楔子

南齐一百三十五年，帝王孱弱，许家两代为后，外戚坐大，皇室式微。

皇后不才、善妒，导致皇室子嗣不兴。

皇帝乏力应付外戚之际，北周趁机兴兵，百万兵马，来势汹汹，南齐边关告急。

南齐立朝百年来，历代帝王崇尚以文治国、以德服人，重文轻武，致使朝廷以文臣居多，武将稀少。唯一的将军府，因为十二年前容安王和王妃之死，苏大将军引咎辞官，举家迁出了京城。是以面临北周兴兵，南齐满朝文武竟择不出一人应战。

皇帝纵是恼怒，也无他法，一时间急白了头发。

国丈见形势不妙，举荐自己的孙子许云初带兵出战，但遭到了朝中一半以皇室为主的大臣的反对。许家一门出两个皇后，如今已然势大，若是再让许家得了兵权，那么，就算打败了北周，也难保许家不越俎代庖夺了南齐的江山。

更何况，许云初年仅弱冠。他虽然才华贯满京城，被誉为京城第一公子，但连军营都没去过，岂能带得了兵，打得了仗？

太后和皇后听闻后，也不乐意。

许氏一门就这么一个独具才华、秀根出众的子孙，娘家是她们在后宫呼风唤雨的支柱，焉能让他去边关送死？所谓刀剑无眼，万一他回不来，战死沙场，那么许家的门第靠谁来支撑？

众人争执之时，丞相出言，举荐容安王府的世子叶裳。

容安王府是皇族分支，隶属宗室，容安王和王妃夫妻二人皆善兵谋，十二年前在与北周一战中虽然大败了北周，但二人也一同战死在了沙场。当时，仅留下了一个年幼的稚子，就是叶裳。

容安王妃的娘家是江南望族叶家，当初容安王提亲时，叶家主言明叶家女不嫁京城，容安王诚心求娶，最后许诺，生子随母姓，叶家主才同意嫁女。是以叶裳虽然是宗室后裔，但不姓刘，姓叶。

皇帝感念容安王和王妃为国捐躯，追封二人后，又赐封容安王府为世袭王府，叶裳封世子，待成人礼后，承袭容安王爵位。

今年叶裳更是不足弱冠。

丞相举荐容安王府唯一的世子叶裳，满朝文武也是大为反对。

若说许云初是京城第一公子，那么叶裳就是京城第一纨绔。

偌大的容安王府，叶裳一人当家，一人说了算，加之皇帝宠爱，太后怜惜，自幼丧父丧母，无人管制，使得他整日里饮酒作诗、流连红粉温柔之地风花雪月，与一帮纨绔子弟整日玩耍，荒唐无稽。

这样的叶裳，自然不能带兵打仗。

别说文武大臣反对，就连皇帝听了丞相的举荐后都直摇头。

丞相却说，十二年前，容安王和王妃打败了北周，威名赫赫，所谓虎父无犬子。虽然叶世子素来不着调，但是身上却有着容安王骁勇善战的血脉，北周若是听闻叶世子带兵，总要掂量掂量。再加之，叶世子虽然随母姓，但血脉却是皇族之人，由他带兵，彰显我南齐皇威不容践踏。

朝臣听闻后，一部分人觉得有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不放心。

话虽然如此，但是叶裳真能带得了兵？打得了仗？

丞相为排众议，又举荐了苏大将军苏澈陪同叶裳一起前赴边关。

群臣听到苏澈的名字后，眼睛齐齐一亮，但很快又黯淡了下去。

苏澈是南齐少有的军事奇才，就连崇尚文治天下的皇帝都对其青眼有加。他年纪轻轻时就被封了大将军，特赐将军府，南齐武将虽然地位低，但他的地位在满朝文武中一点儿也不低，无人敢低看他。

因为十二年前，与北周一战，容安王和王妃之死，令他大悔是自己用兵失误，才害了王爷、王妃。即使皇帝和满朝文武都认为错不在他，是北周贼子使用歹毒计谋，但他还是过不了心里的坎，引咎辞官了。

当时，皇帝极力挽留，但苏澈去意已决，皇帝无奈，只能准了。

如今十二年过去，苏澈还能否重新回京任职奔赴边关御敌？

满朝文武都拿不准，一时间，没了反对的声音。

丞相又言，当年，苏澈因容安王和王妃之死，心存愧疚才离京，但如今容安王府世子若是带兵，苏澈焉能推拒？

群臣听罢，都齐齐点头，言有道理，虽然叶裳不着调，但若是苏澈在，定

能大败北周。

皇帝见众臣难得意见统一，除了派叶裳和苏澈，怕是难敌北周来势汹汹，遂点头，准了丞相的举荐，派人宣叶裳进宫。

传旨的公公赶到容安王府，叶裳不在，扑了个空，询问之下，得知叶裳去了红粉楼，又匆匆赶去红粉楼，在满楼红袖香粉里找到了叶裳。

彼时，叶裳喝得醉醺醺，怀里抱了一只大白猫，睡得酣然。

传旨的公公怎么也喊不醒这位主，便命人抬着他进了宫见皇帝，皇帝看着叶裳的样子着恼，命人喊他，却也喊不醒，又是泼水、又是推拿，办法用尽，他依然酣睡。请来御医，一看之下，才得知他喝了三月醉。

三月醉，顾名思义，喝下一杯，飘飘欲仙，一醉三月。

无药可解。

等他三个月醒来的话，北周怕是早已经马踏边关，脚踩南齐山河，黄花菜都凉了。

皇帝恼怒，却也无法，叶裳素来荒唐，这样的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他只能又急召丞相进宫商议。丞相看了叶裳酣睡不醒的样子，也摇头叹息，思索之下，对皇帝请命，抬了叶裳，前去请苏澈出战。

皇帝准奏。

于是，丞相命人抬了叶裳，连夜启程，前往苏澈定居之地。

三日后，到了苏澈定居之地。

丞相见了苏澈，道明来由，苏澈看到大醉不醒的叶裳，沉默了许久后，点头应允带兵出战，不过条件是，叶裳就不必跟随了，他不想再让叶裳重蹈当年他父母战死边关的覆辙。

丞相欣然应允，只要苏澈出战，叶裳去不去边关，都无甚影响，他抬出叶裳，费尽周折，无非是为了请动苏澈。

有苏澈出兵，那么，定然能保住南齐江山。

于是，丞相又带着醉得人事不省的叶裳回了京城，苏澈拿了虎符、帅印，带兵前往边关。

两个月后，边关传回了苏大将军大败北周的消息。

朝野欢腾。

皇帝龙颜大悦，派人前去接苏澈家眷回京。言：大将军府在苏大将军走后，一直留着，时常命人打扫，既然大将军官复原职，那么他的家眷自然也不能再任之留在乡下了。

于是，半个月后，苏澈的家眷被接进了京，重新入住苏府。

苏澈有三子一女，都随他奔赴边关了，只有他的夫人被接进了京。皇上亲自召见了苏夫人，得知他最小的女儿苏风暖，正值二八好年华，未曾婚配，便兴起了赐婚的打算。

太后得知皇上的打算后，兴趣也颇为浓厚，对此事极为认同。

二人不谋而合。

于是，京中开始盛传皇上和太后要在京城一众公子中择一人为苏风暖赐婚的消息。

都猜测谁是最终人选，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第一章 赐婚风波

世上什么东西最是藏不住、捂不住？

当属传言。

皇上和太后要给苏风暖赐婚的消息没过几日便传出了南齐京都，渐渐散播开来，传向边关。

苏风暖听闻消息时，正坐着老牛车走在回京的路上。

老牛车慢腾腾地磨蹭着，走一步晃三晃，似乎随时就要倒下，她却一点儿也不担心，自顾自地捧着一卷书卷，倚在老牛车搭起的车棚内，遮蔽酷暑中火辣辣的太阳，微翘着腿，悠闲地看着书。

与她一同坐在老牛车里的还有一个年轻俊秀的少年，与她年岁相仿，十六七的样子，坐在车棚前，有一搭没一搭地挥着破绳编织的鞭子，百无聊赖地赶着车。

山路杳无人烟，只听到老牛车咯吱咯吱地随着车轱辘走动响个不停。

临近晌午，老牛累了，走不动了，少年装模作样地挥了几鞭子后，回头瞅了一眼，嘟囔：“什么破书，你倒看得津津有味。”

苏风暖抬头，眉梢眼角带着笑，伸手敲了敲书卷，指着一处笑道：“枉读书负才华，锦绣堆里做风流。这诗作得倒是贴切。”

少年闻言“嗤”了一声，翻了个白眼：“果然是在看破书。”

苏风暖摇头：“这可不是破书，我看这书写得最有意思不过。”

少年又轻嗤：“市井谬言，胡乱书写，有意思管什么用？总归不是个正经玩意儿。”

这回轮到苏风暖翻白眼：“在三哥的眼里，只有四书五经才是好东西。”

这少年正是苏风暖的三哥苏青。

“然也！”苏青乐起来，“还是小妹知我。”

苏风暖轻轻哼了一声：“你年纪轻轻就这般迂腐，我倒要看你将来找个什么

样的媳妇儿。”

“你还担心我娶不着媳妇儿？”苏青瞅着她，“你才要小心自己嫁不出去，整日里东跑西颠，一年到头见不到人影，野丫头，没人要。”

苏风暖刚要接话，一只乌鸦飞来，落在她肩上，她伸手解下乌鸦腿上的纸条，打开一看，顿时乐了，对苏青道：“你才不用担心我嫁不出去，天下男子怕是任我挑选。”

苏青闻言眼皮大翻，似乎要翻上天的架势，一把扯过她手里的纸条，看了一眼，啧啧道：“这皇上和太后刮的是什么东南西北风？不知道你是野丫头怎的，竟然要给你赐婚？”

苏风暖耸耸肩。

苏青随手捻碎了纸条：“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娶你。”

苏风暖抬脚踹去。

苏青顿时灵敏地跳下了老牛车，站在车外，叉着腰：“臭丫头，又踢我，还想打一架吗？”

苏风暖探出头，看着他：“你打得过我吗？”

苏青一时噎住，半晌道：“我是你三哥，兄长如父，你打我就是打咱们爹。”

苏风暖好笑：“是长兄如父，你又不是大哥。”

苏青瞪着他：“爹让我跟着你，就是为了看管你。我虽然是三哥，但如今他们都不在身边，我就最大，你自然不能对我不敬。”

苏风暖撇撇嘴：“打你还不够我动动手指头的。”话落，看了一眼火辣辣的太阳，又钻回了老牛车里。

苏青嘟囔了一句“臭丫头”，不耐烦地问：“坐着这老破牛拉的车都走了半个月了，才走了两百里，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

“京城有什么好的？不去也罢。”苏风暖兴趣不大。

苏青恍然大悟：“噢，我明白了，我当你非要坐这老破牛拉的车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原来是不想去京城。”

“风景有什么可看的，这些年，哪里的风景我没看过？”苏风暖嗤了一句。

苏青闻言将头又探进车厢：“我听说娘早已经被皇上派人接回京城苏府了。”

“你还是听我说的。”苏风暖提醒他。

苏青咂咂嘴：“京城很好啊，小时候咱们家离京时，我记得你死活不乐意走，后来，也时常偷偷跑回京城玩耍，最近两年，怎么反而对京城厌烦了，不乐意去了呢？”

“腻了呗。”苏风暖道。

苏青看着她，探究了一会儿，没看出所以然来，说道：“爹让我跟着你，就是怕你再偷偷跑个没影。如今，你不想去京城，怕是不行。刚刚那信不是说太后和皇上要给你赐婚吗？你若是不赶紧回京，到时候，圣旨一下，或者懿旨一下，给你赐个歪瓜裂枣，你难道还真嫁了不成？”

“这倒是个事儿。”苏风暖揉揉眉心，埋怨道，“北周好端端的日子不过，打什么仗？真是吃饱了撑的。否则，如今咱们家还清静着呢，皇上想不起爹，丞相不举荐，爹也不必官复原职，咱们苏府也不必再搬回京城。”

苏青一时无语：“你贪玩，怨人家北周做什么？”话落，又道，“不对啊，这一次，你非要跟爹去边关打仗，爹和大哥受伤后，你用连环计，重伤了北周二皇子楚含，大败北周大军。那计谋连爹都说毒辣。你不会是把不想去京城的怨气都撒给北周了吧？”

“没杀了楚含，便宜他了。”苏风暖哼了一声。

苏青啮舌片刻，仰头望天：“真替我那未来的妹夫担心，所谓最毒不过小女子的心。”

苏风暖瞥了他一眼，拇指和食指放在唇边，打了个轻响的口哨。

哨声后，不远处跑来一黑一红两匹皮毛极其油亮的上等宝马。

苏青眼睛一亮：“你同意回京了？”

苏风暖点头，待马走到近前，她一把拽住马缰，从车厢中探身，利落地翻身上了马。

苏青顿时妒忌：“臭丫头，这些年没好好跟爹学武，到处瞎跑，却弄出了一身好武功。”

苏风暖端坐在马上，拢着马缰，看着京城方向，目光渐深：“三哥，赛马如何？”

“好啊。”苏青也飞身上马，端坐在马上，道，“这些天坐个破牛车憋死我了，赛个百八十里没什么意思，咱们不如一直赛到京城，如何？看谁先到京城。”

苏风暖偏头看他：“你开出这么大的赌，是想要得到大注了？说吧，你想要什么？”

“你从北周二皇子手里夺的香寒玉。”苏青立即道。

苏风暖果断地摇头：“这个不行。”

苏青瞪眼：“你怕输？”

苏风暖摩挲着马缰绳，没说话。

苏青看着他，得意扬扬地道：“这些年，我和二哥时常赛马，论武功，你杂学颇多，诡计多端，哥哥我不是你对手，但若是论赛马嘛……”

苏风暖打断他的话：“我若是拿香寒玉做赌注，你拿什么？”

苏青想了一会儿，咬牙道：“我就拿那株我藏了十年的千年雪莲，它的价值可敌得过香寒玉吧？万金难求一株，如何？”

“一言为定。”苏风暖这回应得痛快。

二人赌约定好，便一起纵马驰向京城。

六月里的京都，正是酷暑难耐的时节。

南齐京都，因建朝以来，历代帝王崇尚以文治国，喜好吟诗作对笔墨风雅之事，所以，京都内外都种满了花，一年四季，各种鲜花盛开，帝京处处花味飘香，素有花都之称。

今年虽然北周入侵，践踏边关，但也丝毫不影响南齐京都的繁花似锦。

苏风暖还没进城，老远便闻到京都城内散出的花香味，她吸了吸鼻子，牵着马溜溜达达地入了城。

她的身后，除了来往的百姓，不见她三哥苏青的身影。

因苏大将军大败北周兵马入侵，京城一改压抑的气氛，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她牵着马进了一处茶楼，要了一壶上好的清茶，也不急于回府，便坐下来优哉游哉地听起了说书先生说书。

京城的茶楼酒肆，历来都是各种大事儿发生后人多聚集的最热闹地方。

今日，说书先生说的正是最近发生的一桩大事儿。

苏大将军大败北周军，皇帝龙颜大悦，金口玉言放出了重赏，言：待苏大将军处理好了边境后续事宜，回京之后，便封赐为武侯，苏府改封为武侯府。

除了此事外，皇上和太后还放出风声，要为苏府小姐赐婚。

择婚人选，目前有二人被提议的次数最多。

一个是容安王府世子叶裳；一个是国丈府小国舅许云初。

一个是皇族门第，一个是朱门世家，二人身世皆显赫。

苏府是大将军府，即将分封武侯府，也是极其显贵，苏小姐与这二人身份上自然匹配。

据说，太后提议自己的孙侄许云初，皇上提议容安王府的子侄叶裳。

朝中文武大臣也各有站队，此事比大将军大败北周来说还要热闹。

儿女婚事向来与柔软的风情沾边，也被闲人墨客所津津乐道。

尤其是这么一场太后和皇上齐齐看重的赐婚之事，又是如今声威赫赫的苏大将军小女儿的婚事，着实让京城百姓炸开了锅。



苏风暖喝了三盏茶，也将这一桩事儿的因因果果听了个大概，刚要掏银子付账走人，便听楼上一个清越的声音大为遗憾地说：“没想到我睡了三个月，竟然错过了这么多好戏。”

她抬眼看向楼上，只见声音是从一间雅间里传出，雅间的门虽然开着，但帘幕遮挡，依稀看到几个人影，围着桌案坐着，轮廓模糊，看不清说话之人的样貌。

这时，有人接过话，大笑：“世子，你睡这三个月，可不只错过了好戏。若不是你沉醉不醒，险些就随苏大将军去了战场呢。”

早先大为遗憾之人闻言话音顿时一转，欢悦地说：“这样说来，幸好我喝了三月醉，否则战场上刀剑无眼，听说苏大将军都受了重伤，如今还在边关养伤呢，我若是去，十有八九跟我爹娘一样，回不来了。哪里还能坐在这里喝茶？”

“正是，正是。”有人接话。

“世子吉人自有天相。”有人附和。

苏风暖收回视线，掏出银子放在桌子上，起身。

这时，那人又欢然地笑着说：“我果然是吉人自有天相啊，既然如此，今日这茶楼里所有人的茶水钱本世子都给请了。”

他话音刚落，顿时一片叫好欢呼声。

苏风暖脚步顿住，又向楼上看去，只见那一雅间内笑声欢腾，坐了七八个人的模样。

楼下有人问：“世子这话可当真？”

“本世子说出去的话自然当真，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过？”楼上之人笑吟吟地说，“掌柜的，听好了，今日茶楼里所有来客的茶水钱，都算到我的账上。”

“好嘞！”掌柜的立马笑逐颜开地接话。

苏风暖收回视线，又折返回了座位上，招手叫来小伙计，对他耳语了一番。

那小伙计听完她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苏风暖戴着斗笠，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素白裙子，腰间挎着一柄宝剑，一副江湖人的打扮。

小伙计看了她半晌，也没看清楚她的样貌，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位姑娘，这……不太好吧？”

“有何不好？他不是说得清楚吗？今日茶楼里所有来客的茶水，他都请吗？”苏风暖透过纱巾，一双眸子清澈无辜地看着小伙计，“难道堂堂容安王府叶世子说话不算数？”

小伙计踌躇，小声说：“可是……叶世子是说在这里喝，没说……没说带走

的也算……”

苏风暖伸手敲了两下桌子，笑着说：“你这家茶楼是不是有钱不想赚？你去问问你家掌柜的，看他应不应。”

小伙计闻言向楼上看了一眼，见楼上笑语欢声，他立即跑去找掌柜的。

掌柜的听了小伙计所言，抬眼向苏风暖看来，愣了愣，片刻后，对小伙计点了点头。

小伙计得了掌柜的首肯，便跑去后面，给苏风暖捧出了十盒上好的新茶。

苏风暖将身后的包裹解下来，打开，将十盒上好的新茶包了，脚步轻松地出了茶楼。

小伙计眼看苏风暖出了茶楼，牵了马离开，又转身跑回掌柜的身边，小声说：“掌柜的，十盒上好的顶级新茶，一盒千金，这十盒就万金啊。您竟然也同意，叶世子今日可亏大发了啊。”

掌柜的噤里啪啦地敲着算盘，摇头叹气，没说话。

小伙计又说：“掌柜的，要不然去告诉叶世子一声？”

掌柜的摇头。

小伙计见掌柜的都不说什么，自然就不言声了，心里却直为叶裳心疼，万金啊，可不是个小数目，叶世子的祖业这些年快被他败光了吧，以后他可拿什么混日子？

叶世子在茶楼请茶水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不少百姓听闻后，都齐齐涌向一品香茶楼。

小伙计来来回回端茶，腿都跑麻了，心疼自己的腿都来不及，哪还顾得上心疼叶裳的银子。

叶裳倒是没在茶楼久待，与一群人喝了两壶茶后，便出了茶楼，找地方玩乐去了。

他睡了三个月，整个人没睡酥软，反而睡得精神抖擞，大热天，拉着一群人去了猎场。

苏风暖牵着马回了苏府。

苏夫人听说她回京了，欢喜地迎了出来，对着她左看右看，见她没受伤，才松了一口气。

苏风暖解下包裹，递给苏夫人，笑着说：“这里有十盒上好的天香锦，女儿打劫的，娘爱喝茶，就笑纳了吧。”

苏夫人听说包裹里装的是十盒天香锦，连忙打开，一看果然是天香锦，眼睛

都亮了。

她逐一打开盒子闻了闻，肯定地点头：“真的是天香锦，因此茶入口唇齿留香，如锦缎般丝柔，故名天香锦。一盒千金呢，你打劫什么人的？”

“有茶喝还问那么多做什么？”苏风暖解下剑，递给苏夫人看，“娘，您看，我这柄剑好不好？”

苏夫人抬眼看去，只见苏风暖正将剑拔出鞘，寒光点点，如雪似玉，她点头，赞道：“真是好剑。你这剑又是跟谁打劫的？”

“这剑名叫雪玉，可不是打劫的，是女儿和江湖一位擅长铸剑的朋友比武赢的，他在天雪山的冰窟里挖出的千年寒玉，就打了这么一柄剑，还没开锋时，就被我赢来了，若非是这柄雪玉，我还伤不了北周的二皇子楚含呢。”

“好剑。”苏夫人收回视线，又看向包裹，满眼爱意，“但也没有这茶好。”

苏风暖翻了个白眼。

苏夫人也不再追问这茶的来历了，欢喜地抱着包裹，拉着苏风暖进了内宅。

待苏夫人泡了一壶天香锦喝了，将其余的收藏了起来，又和苏风暖话了半天家常，心满意足后，才想起来问：“你三哥呢？你爹来信，说他和你一起回来，如今怎么只你自己回来了？他人呢？”

苏风暖倚着炕头，昏昏欲睡：“后面呢。”

“你们兄妹又打架了？怎么一前一后？”苏夫人问。

苏风暖哼哼两声，闭上了眼睛。

苏夫人再问，她没声了，一看之下，竟然睡着了。

苏夫人这才发现她一身风尘，鞋上还沾着土，衣服好像两三天没换洗了，躺在她崭新干净的织锦铺的软炕上睡得香，这才后知后觉地嫌弃起来，却也不舍得喊醒她，起身去门口迎接后面的苏青。

苏青气喘吁吁地跑回苏府，灰头土脸的，见了苏夫人立即问：“娘，那个臭丫头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刚进屋，睡着了。”苏夫人更是嫌弃地看着三儿子，“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像是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这是跟谁打土仗了？”

苏青闻言鼻子都气歪了，骂道：“死丫头，她使诈，在我的马上做了手脚。”

“果然又是打架了。”苏夫人捂着鼻子挥手，“快去洗洗去，脏死了。”

苏青扔了缰绳，气冲冲地进了院子，就要去找苏风暖算账。

苏夫人一把拽住他：“你还当哥哥呢，就不知道让着点儿妹妹？她看起来累了，不准吵醒她，若是吵醒她，我跟你没完。”

苏青顿时不满：“娘，都是您亲生的，怎么这么偏心眼？”

苏夫人哼了一声，叉腰道：“都说女儿才是娘的小棉袄，这话果然不假。你妹妹回来给娘带了十盒天香锦，你给娘带了什么？”

苏青一噎，之后又瞪大眼睛：“她这一路与我赛马回来，哪里弄来的十盒天香锦？”

苏夫人看着他，嫌弃地说：“你管她从哪里弄来的呢，反正你没给我弄来。你快回你院子里梳洗，虽然咱们离京十二年，但这府邸皇上的确派人给时常清扫，每个人的院子都干净，你还是原来的院子。你不洗干净了，别进我院子脏我的地方。”话落，苏夫人扭着腰回了自己的院子。

苏青看着苏夫人腰肢款款地回了院子，干瞪眼。

所谓同人不同命！

苏风暖估计也没梳洗，脏了吧唧的，却安然地待在娘的院子里的炕头上睡觉。

他对着正院瞪眼半晌，无奈地想着，谁让娘喜欢女儿，却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儿，疼得跟什么似的，要天上的星星自然都给她摘下来，可是偏偏那臭丫头反骨，自小就不爱在家里待着，小时候是三两天往外跑一次，大了后，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用五根指头都数得过来。并且每次回来，都给娘带心尖上的好东西，嘴又甜，又会哄人，这样一来，娘更是疼她疼得要命。

他输了千年雪莲不说，进府还不得好，心里别提多憋屈了。

恼恨自己怎么不是女儿，若他是女儿的话，如今就没苏风暖什么事儿了。

毕竟他娘怕生孩子，若不是太想要女儿，却一连气生了三个儿子，在生了大哥让苏家有后之后死活也是不会再生的。所以，生了苏风暖这个女儿，终于得偿所愿之后，果断地就不再生了。

这样一想，若不是他娘为了生苏风暖，似乎也没他和二哥什么事儿了，憋屈顿时少了点儿。

回到自己的院子，洗漱干净后，他已经困得神魂颠倒，顾不得心疼千年雪莲，卧床也睡了。

彼时，叶裳正在和一群人打猎。

大热的天，将一群人热得叫苦连天，叶裳浑身也湿透了，却还死追着一头狮子猛杀不罢休。

安国公府的二公子陈述哇哇大叫：“叶裳，你还是不是人？都一个时辰了，你还有完没完？想热死我们吗？”

景阳侯府的三公子沈琪也跟着喊：“叶裳，你有这猛劲儿，真该去边关，北周的狗屁二皇子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嘛。”